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三部

《中国秘史》

中国秘史

两晋秘史

第二部

(明) 杨尔增 著

第一七六回 石虎杀刘后石堪

石虎既自为相，以旧臣皆补散任，虎之亲党者，皆居要职。勒太后刘氏谓彭城王石堪曰：“先帝甫晏驾未久，而丞相遽相凌藉如此，将若之何？”堪曰：“宫省之内，无可为者，请奔兖州，举兵诛之。”言讫，辞太后，微服轻骑，以兵百人，袭兖州不克，南奔谯城。石虎闻之，遣将军林因率兵五千追而获之，解还襄国。虎大怒，执太后刘氏及石堪杀之。文武暗嗟，莫敢谁何。太后刘氏有胆略，佐勒建功业，有李后之风。

时石生镇关中，石朗镇洛阳，闻勒死，石虎为变，杀太后及彭城王，各举兵二万讨虎。石生遣使降晋，而蒲洪西附张骏。石虎乃自率兵攻朗，朗与虎交锋，被执斩之。虎乘胜向长安来攻石生，石生麾下将吏叛，斩生降虎。

关中既平，虎遣麻秋领其兵，去讨蒲洪。洪惧来降虎，说虎徙关中豪杰及氐羌以实东方。虎从之，徙十万余户于关东，以洪为龙骧将军、流民都督，居枋头；以弋仲为奋武将军、西羌大都督，居蹇头。虎自还建魏台，如魏武辅汉故事。

却说慕容皝初嗣位，用法严峻，国人不安。主簿皇甫真切谏之，不听。皝兄翰，庶母弟仁，皆有勇略，屡立战功得志，有宠于皝，皝忌之，遂有相图之意。翰知，乃与子出奔段氏。段辽素闻其才，甚爱重之。慕容仁据平郭，皝遣兵去讨，大败而还。于是仁遂有辽西之地，段辽及鲜卑皆应之。皝无奈彼何，

追思真言，以真为平州别驾。

却说段辽得慕容翰，甚爱重之。翰亦倾心吐胆，说皝国中虚实，因是段辽遣其弟段兰与慕容翰领兵二万，共攻柳城。二人领命，引兵起行来攻柳城。慕容皝闻之，以慕容汗为将，点兵一万来救，与兰军相遇交战，汗军大败而还。兰欲乘胜追之，翰恐遂灭弟国，乃止之曰：“吾与君受命之日，只求其捷，若贪进取败，有何颜面？不若罢之。”兰曰：“此追则汗已成擒矣，时卿虑遂灭弟之国耳？”翰曰：“吾投身相依，无复还理，国之存亡，与我何有？但我为大国计，乃命所部欲独还。”兰不得已从之，回兵来见段辽，辽喜，重赏二人。

第一七七回 张淳假道通建康

却说张骏欲假道于成，以通表建康，使人求问成王，成王李雄不许。骏乃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成，以假道去建康。雄与百官计议，欲伪许之，将覆淳于东峡。计议已定。次日，淳入见成王，说称藩假道之事，雄曰：“汝主既称藩于吾，任从卿去往返，诚恐西复东都，峡有盗，阻卿不前。”淳闻言，知其有谋，乃谓雄曰：“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，通诚于建康者，以陛下嘉尚忠义，能成人之美也。若欲杀臣，当斩之都市，宣示众曰：‘凉州不忘旧德，通使琅玕，主圣臣明，发将杀之。’如此则义声远播，天下畏威；今使盗杀之江中，威刑不显，何足以示天下？”李雄大惊曰：“安有此耶？前言戏之耳！”于是罢其计矣。

当司隶景骞言于成王曰：“张淳壮士，请留仕成。”雄曰：“壮士安肯留？且试以卿意观之！”骞谓淳曰：“卿体丰大，天热可少停，遣下吏先往，待凉而行。”淳曰：“寡君以皇舆播荡，梓宫未返，生民涂炭，莫之能救；故使臣通诚上都，所论事重，非下吏所能传；使下吏可，则淳亦不来矣。虽火山汤海犹将赴之，岂寒暑之足惮哉？”雄亦谓淳曰：“贵主英明盖世，土险兵强，何不称帝，自娱一方？”淳曰：“寡君祖考以来，世笃忠贞，以仇耻未雪，枕戈待旦，何自娱之有？”雄甚惭，厚礼而遣之。淳至半路卒，下吏遂致命于建康。

甲午九年正月，仇池杨难敌卒，其子杨毅嗣位，遣使称藩于建康，成帝从之。二月，张淳之下吏奉表诣建康，朝见成帝，及奏淳假道与途卒之事，成帝叹息不已，重赏下吏。复以张骏为大将军，命使之国。于是，使者每岁往来于建康。

六月，太尉、长沙公陶侃卒。侃晚年，深以满盈自惧，不预朝权，屡欲告老回国，佐使等苦留之。至是疾笃，上表逊位，奉还所假节钺、麾幢、曲盖，侍中貂蝉、太傅并八州刺史印傅，棨、戟、军资、器仗、牛马、舟船，皆有定簿，封印仓库，自加管钥，以后事付右司马王愨期，舆车就船，将归长沙。顾谓愨期曰：“老子娑娑正坐君辈。”及薨，谥曰“桓”。

侃在军中四十一年，明毅善断，识察纤密，人不能欺。自南陆讫于白帝，数千里中，路不拾遗。尚书梅陶尝谓人曰：“陶公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陆机诸人不能及也！”谢安每言陶公虽用法，而尤得法外意。

第一七八回 成王卒李班即位

却说成王李雄，生瘡于头，身多金疮，及病，旧痕皆脓溃，诸子恶而远之。独太子班日夜侍侧，不脱衣冠，亲为吮脓。雄自料不起，召建宁王寿，受遗诏辅政，谓寿曰：“卿乃朕之至亲，国之元忠，今朕将归，托汝后事。吾闻传国以嗣，嗣不肖即以德，今诸子皆非鼎器，故不立而立班。班有仁孝，可以为君，卿善事之，勿负朕言。”言讫，又谓班曰：“建宁王有智谋，卿可举国委之。”言讫而卒。

李班治丧讫，居数日，寿等扶班即位，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、尚书令王怀，班居中行丧礼，一无所预。百官备礼，班举哀发丧。

却说李雄在位三十二年，雄宽厚，简刑约法，时海内大乱，而蜀独无事，百姓殷实，门不闭户。雄常无事出外行游，忽见丞相杨褒在后持矛驰马，雄怪而问之，何如做作？褒对曰：“夫统天下之重，如臣所乘恶马而持矛也，急之则虑自伤，缓之则惧自失，故马驰而不制也。”雄悟，即还，而不复出。

班既立为后蜀成都王，李雄庶子李越先已屯江阳，闻雄死，乃奔丧成都，与其弟李期欲谋作乱。成王班弟李忭窃知，密告于班，劝遣越还江阳，免其在此为患，乃以期为梁州刺史，使往镇，庶无内变。成王班以雄未葬，不忍，推诚待之，且曰：“二人既为谋，卿可代吾领兵五万，出屯涪城，彼必不敢为变。

”于是忤领兵出屯于涪。

李越谓期曰：“蜀地乃吾家天下，今班嗣立，你有何计策将班杀之？我虽居长，愿让位与汝，汝意下如何？”期曰：“吾有此意久矣，明早待班来殡宫，朝哭父王，吾与兄领兵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，伏而杀之，而后取其大位，其计可么？”越曰：“此计虽善，恐百官不服。”期曰：“易耳，诬班谋杀君父，自夺大位，吾欲杀之，谁敢忤之？”二人计议已定。

次日平旦，越、期二人领了心腹二十余人，各藏利刃，入殡宫埋伏。不一时班至，望灵柩拜哭在地，被李越一刀砍在地下，左右欲持兵器向前，被李期大喝曰：“不得无礼！李班谋杀君父，吾故杀之，吾等受太后诏，故杀之，其余人等，都皆赦免！”于是众随宫人各散，李越即出前殿，聚集文武百官谓曰：“李班欲速得位，谋杀君父，吾故杀之。我弟李期有仁有德，今可以登基。汝等群臣，速行君臣之礼，有不服者，以班为例。”言讫，扶李期上坐。期推让再四，方上龙座。越率群臣，山呼万岁。期既即位，改号为玉恒元年。以兄越为相国，加大将军。李寿为大都督，皆录尚书事。

却说成帝设朝，加庾亮为征西将军，假节钺，督江、荆、益、豫、雍、梁六州诸军事。亮在武昌得诏旨，受征西将军印绶节钺，重赏使人还都，以殷浩为记室参军，以褚裒为豫章太守，杜又为丹阳丞。

史说褚裒，字季野，少有简贵之风。昔谯国桓彝因见，常谓之曰：“季野有‘皮里阳秋！’”言其外无臧否，内有褒贬也！时谢安亦推重之，恒曰：“裒虽不言，四时之气备矣。”初，裒总角谒亮，亮使郭璞筮之，卦成，璞骇然。亮曰：“莫非不祥乎？”璞曰：“此非人臣之卦，不知少年何以得表斯祥？此乃大贵之卦，二十年外，吾言方验，”后其女为康皇后，

乃拜侍中、录尚书事，其卦果验。杜乂，字弘理，性纯和，美容姿容，有盛名于江左。王羲之见面目谓曰：“肤如凝脂，眼如点漆，此神仙中人也。”桓彝亦曰：“卫玠神清，杜乂形清。”殷浩，乃陈郡长平人，羡之子也；褚裒，阳翟人也；杜乂，桂陵人，预之孙也，此三子皆以识度清远，善谈《老》、《易》，擅名江东。而浩尤为风流所宗，故庾亮录用而重之。

第一七九回 石虎弑主自即位

十二月，赵丞相石虎欲篡位，乃集百官于朝堂，谓曰：“孤自受将略以来，南征北讨，东荡西除，百战而有千伤，十死侥幸一生，论吾之勋，足高一时；成大赵之业者，乃我也。若无吾一人，安得至于今日耶？今圣上晏驾，不遗诏立我而立弱弘，倘外窥兵，谁能当之？我欲废之，汝诸大臣，其意云何？”斯时，石弘懦弱，石虎强盛党多，父子并执大权，众臣皆畏其势，乃对曰：“臣等正欲上请废立，未敢发言，丞相言之，无不可也。”虎见百官听从，乃退还府。

赵王石弘闻知其议，恐祸灭族，乃自赍玺绶，步诣魏宫，请禅其位于虎。虎曰：“帝王大业，天下自当有议，何为自论耶？”虎不受玺绶，弘见推却，乃流涕回宫，谓太后程氏曰：“石虎欲谋大位，先帝真无复遗种矣！”言讫，母子对泣。

于是，尚书省奏魏台请依唐虞禅让之事。虎曰：“弘愚暗昧，居丧无礼，不可以君万国，便宜废之，何禅让也？”言讫，即领府兵入，命武士扶弘下殿曰：“汝素居丧无礼，不谙政事，难奉宗庙，是以废之。”弘并不辞，乃下阶立于臣列。于是丞相虎自登御座，百官与弘同拜山呼。虎以弘为海阳王，自称居摄赵天王，改元建武。

时尚方令作“司南车”成，构思精微，虎赐其爵关内侯。时众役繁兴，军旅不息，加以久旱，因此谷贵，金二斤，买米

二斗。虎闻长乐魏国有田畴未辟，桑业不修，下诏贬其守宰。

虎既即大位已定，阴使人弑程太后及石弘一家，不留一人，果然勒种无遗。姚弋仲闻之，称疾不贺。虎累使召之，乃至，正色谓虎曰：“弋仲尝谓大王命世英雄，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耶？”虎心虽不平，然察其诚实，亦不之罪矣。

却说慕容仁反据辽东，慕容皝亲率三军去讨，军至辽东城，仁亦率众出迎。两下会战，仁大败，乃弃城，引家属，出奔别处。皝遂领众入城，欲悉坑辽东之民，高诩谏曰：“今元恶犹存，始克此城，遽加夷灭，则未下之城，无归善之路，不若赦之为安！”皝以为然，止之。

乙未咸康元年正月朔，成帝加冠，群臣朝贺。三月，司徒导羸疾，不堪朝会，成帝与群臣达其府。导排宴待帝与朝臣于内室，帝拜导及其妻曹氏。侍中孔坦密谏曰：“陛下初加元服，动宜顾礼。”时帝方委政于导，坦复言曰：“陛下春秋已长，圣境日跻，宜博纳朝臣，诏谕善道。”而导恶之，即出坦为廷尉。坦明知，即辞以疾，去职还第。于是罢宴，成帝还宫。

时桓景谄巧，导亲爱之。会“荧惑”守“南斗”，经旬，导谓将军陶回曰：“‘荧惑’犯‘南斗’，而‘南斗’乃扬州分野，今妖孽处之，吾当逊位，以厌天谴。”回曰：“明公以明德作辅，与桓景造象，使‘荧惑’何以退舍？”导深愧之，略疏桓景，使人辟太原王濬为掾吏，王述为中兵属。史说王述，字怀祖，年三十尚未知名，人或谓之痴。时，导以门第辟为中兵属，及见，导无他言，惟问江东米价如何？述张目不答。导曰：“王掾不痴，人何言痴耶？”尝见导每发言，一座莫不赞美，述正色曰：“人非尧舜，安能每事尽善？”导改容谢之。王濬，字冲祖，善隶书，美姿容。尝览镜自照，称其父字曰：“王文开生如此儿耶？”居贫，帽败，自入市买之，姬悦其貌

美，遗以新帽，不问取价，时人以为达。与沛国刘大协齐名友善。协尝称涿性明通，而自然有节，涿云：“刘君知我，胜我自知。”当司徒王导闻二子之名而辟之。四月，赵王石虎亲令晨官及六军南游，临江而还，有游骑十余至历阳。太守刘耽大惊，以为石虎必来为寇，忙使人入建康，上表称虎军至近，不言多少，宜速为救。朝廷震惧，成帝既加司徒王导为司马、都督征讨诸军事，令其备拒赵兵。是日，帝自观兵广莫门，分命放将，去救历阳，及分兵戍慈湖南渚；郗鉴闻知，亦使广陵相陈光将兵五千，入卫朝廷。俄闻赵骑至少，又已去了。成帝遂解严，导亦解司马，诏责耽轻妄免官。

九月，赵王石虎与百官商议，乃迁都于邺城。初，赵王石勒以天竺僧佛图澄能预言成败，屡有应验，敬事之。及虎即位，奉之尤谨，衣以绫锦，乘以雕辇。朝会之日，太子诸公扶澄上殿。国人化之，争造寺庙，削发出家，于是百姓或避赋役为奸宄。诏问曰：“佛，外国所奉，里中小人无爵秩者，应得事奉？”著作郎王度等议，上言曰：“王者祭祀，典礼俱存。佛，外国之神，非天子所应祀也；今宜禁公卿以下，毋得诣佛寺，烧香礼拜。且汉魏惟听西域人立寺都邑，汉人皆不得出家。今令赵人为沙门者，皆返初服。”虎不听，诏曰：“朕生自边鄙，忝居诸夏，至于飨祀，令应从俗。其夷赵百姓，乐事佛者，特听之。”于是，百姓都争入寺出家。

却说成王李班之舅罗演等，欲杀成王李期，复立班之子。事觉，遂收演等及班母罗氏杀之。期自得志，轻旧臣，信任景赛、姚华、田褒、中常侍许诒等，刑赏大政皆决于数人。而褒无他才，先尝劝雄立期为太子，故此有宠。由是朝纲隳紊，雄业衰矣。

却说代王纥那先入宇文部，招集亡散五万人，复来争位。

翳槐闻之，莫敢当其锋，乃引众奔赵去了，于是纥那复占朔方。

第一八〇回 张骏上疏请北伐

初，张轨及实、茂保捷河右军旅之事，无岁无之。及骏嗣位，境内渐平。骏勤修废政，总御文武，咸得其用，民富兵强，远近称为贤君。骏遣将伐龟兹、都善，于是西域诸国，皆诣姑臧朝贡。而骏有意兼秦雍之心，乃使人特入建康上疏曰：“勒、雄既死，虎、期继逆，元老消落，后生不知慕恋之心，日远日忘。乞敕司空鉴征西，亮等泛舟江沔，首尾齐举，则大业得以大兴矣。”

丙申二年，成帝与群臣议而未行，由然寝矣。

却说慕容皝欲讨其弟慕容仁，与百官议之。当司马高翔曰：“仁叛弃君亲，神人共怒，前北海未尝冰，自仁叛以来，冰冻二年矣。天其或者欲使吾乘冰以袭之也！大王宜速应天意也！”皝曰：“卿言正合孤意！”于是皝从之，将兵五万，从昌黎东践冰而进。凡三百余里，至历林口，舍辎重，轻兵赴平郭，去郭七里屯下。侯期见皝兵至，乃驰入城以报仁。仁忙整兵出战，被皝令大将高翔伏兵于路，诈败获之。皝驱兵入城，先收仁党斩之，后赐药与仁自裁。仁因怒饮药而死，皝始分兵戍守，自勒兵回国。

二月，晋成帝立皇后杜氏，帝自临轩，遣使备“六礼”迎之。群臣贺毕，帝宴之。

却说前廷尉孔坦疾笃，庾冰省之流涕。坦慷慨曰：“大丈夫

夫将终，不问以济国安民之术，乃为儿女子相哭耶！”冰谢之而问曰：“吾见使君病重，未敢轻触，君百岁后，中原可复否？朝中谁可为将也？”坦曰：“勒、雄虽死，余党更强，二都急未可得，莫若爱民养兵，分戍险要，屯田讲武，待十年后，可议北矣。”冰曰：“承此金石之言，铭刻肺腑。”言讫，谢之而去。坦叹数声而卒。

第一八一回 赵作大武东西宫

却说赵王石虎兴工，作大武殿于襄国，又作东西富于邺，皆砌以文石，以漆灌瓦，金钲银楹，珠帘玉壁，穷极之巧。选士民之女以实之，服珠玉被绮縠者万余人。教宫人占星云气，马步射，以女骑千人为鹵簿，皆著紫纶巾，蜀锦裤，执羽仪，鸣鼓吹打，游宴以自随。于是境内大旱，粟二斗值金一斤，百姓骚然。

而虎用兵不息，百役并兴，徙洛阳“钟虞”、“九龙”、“翁仲”、“铜驼”、“飞廉”于邺，又于邺南投石于河，以作“飞桥”。工费数千万亿，竟不能成。其时白虹出，是大社凤阳门。虎大惊，下书曰：“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，政以钩平为首，化以仁义为本，故能允协人和，缉熙人物。朕以眇传，君临万邦，台辅百官，其各上封事，极言无隐。”虎虽书示下，人无敢言。

丁酉三年，赵王石虎自称赵天王。左校令成公段，作“庭僚盘”炙人，虎试而悦之。至是，五百余人上尊号，庭僚油灌下盘，死者二十余人。虎恶之，腰斩成公段。

却说晋国子祭酒袁环、太常冯怀，以江左寝安，入朝请兴学校，成帝从之，而立太学。征集生徒，而士大夫习尚老庄，儒术终不能用。

第一八二回 赵王虎杀太子邃

却说赵太子邃，虎甚爱之，谓群臣曰：“司马兄弟自相残灭，故使朕得于如此，如朕有杀阿铁理否？”群臣皆默而不言。

既而邃骄而残忍，好装饰美姬，斩其首与宾客传观，又烹其肉，共食之。时虎亦荒耽酒色，喜怒不常；因使邃省司尚书事，诮责笞捶，月至再三。

邃私谓中郎子李颜曰：“官家难称，吾欲行冒顿之事，卿从我乎？”颜等伏不敢对，邃计邃称疾不视事。虎欲去视邃疾，佛目澄谓曰：“陛下不宜往东宫。”虎问之，澄故不答。虎思其东宫有谋，乃自还宫，命所亲信女尚书亲为己往视察之。邃以虎至，抽剑击之，虎知大怒，收颜等，诘之，颜具言虎状，遂杀颜三十余人，即诏废邃杀之，并其男女二十六人，并埋一坑。虎于是召次子石宣，立为东宫。